

以藝術 喚醒皮膚下的身體： 岡部昌生「拓繪」的 社會行動與「樂生」

這五年來「挺樂生」的台灣社會運動，引起許多年輕人對於社會正義的思考。在捷運局將拆遷樂生療養院前夕，岡部昌生（Masao Okabe）從日本趕到樂生，來進行「拓繪」——將藝術做為投入社會行動的媒介。樂生痲瘋病患的症狀之一，是皮膚麻痺沒有感覺；拓繪的行動，卻跟皮膚搓揉有關。皮膚沒有感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內在沒有感覺的麻痺。樂生老院民由於長期的被隔離與孤立，所以即使在最後面臨迫遷，早就把自己的情感封鎖，不願面對。但岡部的行動熱情，再次喚醒了「樂生」老院民皮膚下的身體，所以老房舍一草一木的記憶，都進入他們的拓繪歷程。

岡部自己長年在原子彈爆炸的廣島，進行同樣的「拓繪」。他2007年曾代表日本參加「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將這樣的意義與價值，展現在全球藝術的平台。而當我看見岡部到樂生拓印瓦片時，他彷彿以全身的力量，在野地裡跋涉，想要從中呼喚出樂生的記憶。樂生療養院在1930年成立，日本政府用以強制隔離痲瘋病患，這種政策反映出殖民現代主義的荒謬。就如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批判近代監獄的誕生，不只規訓身體，而且是企圖禁錮靈魂。台大教授夏鑄九甚至批評，當



岡部昌生拓繪拆除現場的瓦礫。

年強制隔離痲瘋病患，與納粹對待猶太人的集中營的行徑是一樣的。岡部也理解這一點，但這次樂生拓繪的行動，與其說是反抗不公不義，不如說是用藝術來陪伴。

「挺樂生」的拓繪行動，類似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美學批判。一般人在美術館或學校的教導下，往往容易受落入藝術無目的的框架，進而易把藝術的價值判斷窄化，造成純粹的凝視。因此，岡部帶領一群人，讓藝術發生的場域，回到田野，釋放既有的思想框架，重新思想藝術的價值。透過岡部，樂生這種邊緣性，以及他們的面對過程，是做為文化生產的田野，最有啟示性的寶貴資產。（文／許靜月·圖／墨科）



從菜園中誕生的 撒烏瓦知部落

來自秀姑巒溪的阿美族人，因為工作的緣故所以離鄉來到了北部，又因與原鄉的自然環境相似，故而各自帶著不同的生命經驗，在桃園縣的大漢溪旁重新聚合，這個在河岸自然生成了20、30年的村落，卻因為桃園縣政府以位於行水區、違反水利法為由，以及在修建自行車道工程時，違法的村落有礙工程以及美觀，因此被強制拆除，因為不想繼續選擇沉默，這群擁有相同處境的住民故而在2月成立了目前最小最年輕的部落——撒烏瓦知（意思是位於溪邊的部落），並與鄰近的三鶯、崁津部落共組聯合自救會。

值得關注的是，相較於怪手鏟平、推光河岸邊的植被，而後再種上園藝種的植物，所塑造出單調的有如都會公園般的草地景色，撒烏瓦知的族人依照地形與環境建造家園的傳統，將移自花東的阿美族生活共生植物，與河床上的原生物種，結合形成生態系統細緻豐富的自然景觀，不禁讓人省思，將河川的經營從阿美族人轉移至河川管理單位，似乎更令人擔憂。

繼去年將台灣植物的移民軌跡帶至澳洲展出的與許淑真和盧建銘，最近兩人再度合作讓撒烏瓦知部落的生活進入展場，呈現都市原住民以工業用的廢棄木板當建材的居住處境，作品並不還原族人抗爭事件，而是著墨部落的豐富文化地景和永續的生活模式，就像此次部落自主地發動自救會，採取從街頭退回日常生活、用阿美族身分去生活的「抗爭」（接續原鄉與大自然相處的智慧、創造母語使用的環境），看似無聲但卻更有力量，也改寫了傳統社會運動往往帶有一種社會救濟或是自我英雄化的形象。此次是面對長期都原居住（居住在都會區的原住民）議題一個很重要的開始，也讓觀眾和參與者都獲得了不同的思考可能。（文／高子衿·圖／許淑真、盧建銘）



今年4月三個部落自救會在桃園大漢溪的崁津部落所舉辦的Ka Lipaha Kan Ta Mapulong（阿美語，同歡會的意思），一起歡唱描述都原生活的阿美歌謠，左為崁津部落的表演，右為撒烏瓦知部落與常常來幫忙的大學生（被稱為部落小孩）的共同表演。

時代破褲、口袋炸彈

the shape of a pocket

羅智信創作個展

a solo show of LUO Jr-shin

09/6/20-7/5

Opening Reception: 6/20, 15:00

南海藝廊

gallery hours: Wed.-Sun. 14:00-21:30
closed on Mon. and Tue.

02 2392 5080

北市重慶南路二段19巷3號

捷運中正紀念堂1號出口

植物園方向



full moon, 2008

台北市文化局

展覽補助

南海藝廊
Nanhai Gallery

blog.roodo.com/nanhai/

